

家徒四壁一心不窮而通達

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：「家居徒四壁立。」意旨著家裡環堵蕭然，徒剩四面牆壁。司馬相如和妻子卓文君卻不甘於阮囊羞澀——當賣車馬，開張酒館，與天命搏鬥一場。他們雖窮，可心不窮。很多時候，我們缺少的不是財富，而是向遠方目標望去的殷切秋水；我們缺少的不是名望，而是懂得知足的謙遜；我們缺少的不是多無憂無慮的優渥生活，而是向父母滿懷感恩的每一次鞠躬。

我認為：心不窮則通達。那麼何謂心窮？大抵為擁有巴蛇吞象的慾望卻又不知進取，謂之貪得無厭的心理飢荒。心窮的範圍也很廣——小至一個學生的胡思亂想，大至一企業家的資本擴張。而每個人也或多或少有過「心窮」的經驗。譬如我吧！自幼，我就喜愛繪畫，我樂於用畫筆白描所見；以丹青勾勒心情的大起大落，自國中起，對於繪畫的癡迷，也使我對自己的要求愈來愈高。我開始思考：比起其他人，我的作品為何如此單調？爸爸也不忍心見我頹喪，帶我去家裡附近的誠美堂美術社逛逛，也順便散心。面對玲瑯滿目的美術用具，有一盒印著一條海豚回眸於湛藍大海，身旁伴遊著幾隻熱帶魚的鐵盒色鉛筆顯得奪目，我的目光好似磁鐵也被吸了過去，許久不肯移開。

揣著躊躇的忐忑不安，我開口向爸爸索要。

「爸爸，我能買這個嗎？」我指著櫃架上的那一盒 72 色的德爾文色鉛筆。色鉛筆漂亮俐落的包裝隱約透露價值不菲，爸爸看向寫著定價 4950 的標籤紙。

「這個太貴了，一盒色鉛筆而已，別太誇張了。」

「喔。可是現在那盒只有 24 色！而且筆芯很硬不好畫。我想畫的東西好多，根本不夠用。」我委屈地說。

「那也不能花 4000 多元買一盒色鉛筆。更何況妳才多大年紀。」

有那麼幾個剎那我會想：如果我們家是豪門是有錢人，是不是就能無所顧忌的消費了？當時的我可真是孝順，回家的路上忙著作含金湯匙出生的白日夢。

但當回到家爸爸手把手地教我混色、將色彩層層堆疊。我才明白：不一定要 72 色的鉛筆才能交織出繽紛絢爛的風景，24 色的色鉛筆也能組合出屬於他們獨有的斑斕。而且混色的色調還更具彈性。「怎麼樣，顏色變多了吧？」爸爸一面將黃色和橙色混於紙上，一面微笑地看著我。那慈藹的笑，彷彿在剛才濃稠的失望裡澆灌了一泓清澈的當頭棒喝，心情頓時由濃轉清，罪惡感卻隨之而來。

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其一「消除貧窮」，消除的是生理上和經濟上的物質匱乏，那是在特定地區各方政府正極力援助的現況。但人們終其一生的目標：「限制心窮」，限制的卻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課題，不論身分貴賤高低，都會有慾望，所以我們並不是要消除慾望，而是適當地抑制、知足與感恩。

若能達成此目標，我想對自己說聲：妳何其有幸。